

詩語背後

●木木

屯門尋古(二)

此次屯門尋古的第二站是龍鼓灘。這裏原本是一個偏僻小村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因新市鎮建設而成為香港探討鄉郊治理、土地政策等議題的焦點之一，引發廣泛關注。如今的龍鼓灘，有自然的灘塗、濕地、山林及古村落，也有工業設施，居民仍維持部分傳統生計，同時面臨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平衡問題。從青山寺到龍鼓灘，車程不過20來分鐘。沿青山灣西行，旖旎的濱海風光撲面而來，遊目暢懷，讓人對接下來的行程充滿期待。

龍鼓灘村位於青山西南麓一個略呈「3」字形的海灣——稔灣東北岸，是珠江口伶仃洋到青山灣的過渡地帶。在歷史的波翻浪湧中，這個半漁半農的小村落被打上深深的烙印，積累了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。據載，明清時期即有人在周邊定居形成村落，村民多屬客家文化和圍頭文化圈。龍鼓灘為大姓村，劉氏家族經數代繁衍，成為一方旺族。寶安劉氏二十三世祖劉皇發，人稱「發叔」，長期以新界原居民利益代言人的鮮明形象活躍於香港政商界。

走近龍鼓灘村口，一座巨大的漢白玉牌坊映入眼簾。牌坊以「龍鼓灘」為橫額，題村名藏頭聯「龍騰瑞氣興武與文漢家大業垂青史，鼓報晨鐘惟勤惟善祖訓箴言迪後人」。落款很有意思：劉皇發囑題，廖漢和承命敬撰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劉皇發以大漢傳人自居，在龍鼓灘有着無與倫比的江湖地位。牌坊背聯「望出彭城追本溯源赫赫家聲綿百世，派生龍鼓光前啟後巍巍功業耀千秋」，更是將龍鼓灘劉氏的根脈追溯到彭城劉氏，即劉邦的祖父劉濞。

村子北邊的山頭是劉氏家族墓地，我們找到劉皇發的墳塋，除了聯聯「皇德永垂全信義，發祥流慶在勤誠」讓人印象深刻，墓碑上的「寶安」二字尤其醒目。環顧周邊，發現每座墓碑都無一例外地刻着這兩個字。聯繫村頭牌坊上的楹聯，我心裏生出一種強烈的感覺：移民文化中有一種不管開枝散葉到哪裏都不忘尋根問祖、追古懷遠的傳承意識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最深沉的基因。中華文明之所以五千年履續不絕，華人華僑遍布全世界卻牢記着自己的華夏血脈，與此有莫大的關聯。

龍鼓灘承接青山餘脈，灘頭巨石疊疊，海浪拍岸如龍吟鼓噪，相傳正是文天祥在其千古絕

唱《過零丁洋》裏吟詠過的惶恐灘。龍鼓之名，亦得之於此（另說附近有小島形似神話生物龍鼓而名龍鼓洲，灘因島得名）。龍鼓灘村後的半山上，有一塊形似「龍椅」的大石頭，名皇帝岩。據說南宋末年，小皇帝趙昀為躲避元軍追殺，曾在此棲身。而今登臨，滄桑不再，而因其視野開闊，倒是一處觀賞無敵海景尤其是落日霞輝的絕佳地點。

在龍鼓灘村石碑坊的旁邊，立有一塊路牌：龍鼓灘中華白海豚瞭望台。龍鼓灘外海有龍鼓水道，是中華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及覓食區。沿路牌所指方向前行，不一會兒便登上一個小山崗，到達觀景台。這裏是官方推薦的白海豚觀賞點，天氣晴好時，遊客可以在不擾白海豚的情況下觀察牠們。不過，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，我們望穿秋水，終是無緣得見。據說春夏兩季（4月至9月）才是白海豚的活躍期，此時已入隆冬，看不到也屬正常。轉念一想，見與不見，牠們都在那裏，來到這片水域，便是與白海豚結緣了。

離白海豚瞭望台不遠，矗立着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。這是一處新地標，卻為龍鼓灘人文歷史增添了一筆厚重的註腳。故事要追溯到80多年前。1943年5月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中隊6名班排骨幹，在隊長劉春祥帶領下，從東涌乘船前往龍鼓灘，打算開闢新根據地。行至龍鼓洲、沙洲附近海域時，遭到兩艘日軍炮艇伏擊。劉春祥等人臨危不懼，英勇應戰，不幸船被擊沉，官兵7人及船主一家5口全部犧牲。2020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，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公布劉春祥等12人為抗日英雄群體。在香港特區政府和民間團體共同努力下，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2023年5月9日正式揭幕，成為繼斬竹灣、烏蛟騰之後香港第三座大型抗戰紀念設施。

除了以上自然和歷史的機緣，讓龍鼓灘進入大眾視野的，還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興建的三大基礎設施——青山發電廠、龍鼓灘發電廠和新界西垃圾堆填區。

青山發電廠背靠青山，面向龍鼓水道。1980年代投產時，全部使用燃煤發電，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燃煤發電廠之一。現部分使用天然氣，並逐步轉為基荷與調峰兼顧，總裝機容量約



●龍鼓灘村的漢白玉牌坊。 作者供圖

4,108兆瓦，佔全港發電容量30%。龍鼓灘發電廠毗鄰而建，1990年代起分期投產，總裝機容量約3,850兆瓦。現為香港最大天然氣調峰電廠，根據電力需求調節輸出，保障電網穩定，承擔了全港40%的峰荷。

作為粵港電網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兩大發電廠合計供應香港半數電力。青山發電廠提供基礎電力，龍鼓灘發電廠靈活調峰。近年來，隨着環保壓力加大，燃煤發電逐年壓縮，並全程採用先進的脫硝、脫硫技術，持續探索再生能源及氫能技術，平衡能源安全與環保要求，目標是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。

新界西垃圾堆填區靠近龍鼓灘發電廠，佔地約110公頃，填埋最大深度120米，高點170米。這是香港三大策略性垃圾堆填區之一，1993年投入使用，庫容約6,100萬立方米，高峰期日均接收垃圾6,356噸。堆填區容量現已接近飽和，特區政府啟動了擴建計劃，預計增容約7,600萬立方米，提高垃圾日處理能力至1萬噸。但未來方向是通過垃圾焚燒發電轉廢為能，逐步實現全港「零填埋」。在2035年前關閉所有垃圾堆填區。興建中的屯門曾咀焚化爐，規劃日處理垃圾6,000噸，就是專門為關閉新界西垃圾堆填區提供支持的。

電力供應和垃圾處理，是城市運轉的基礎。但毋庸諱言，繁華給了維港兩岸，環保壓力卻留在了龍鼓灘這樣的鄉村。不只是佔地拆遷、生產生活等方面所受的直接影響，更重要的是地產和旅遊開發長期受到限制，拖累了當地的形象和品質。從龍鼓灘的發展中，可以明顯感受到鄉村同城市的互動。處理好市區與鄉郊的關係，不但涉及民生，而且關乎治理。在建設北部都會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時代背景下，因龍鼓灘及整個屯門所處的樞紐位置，它還會對兩地關係和香港未來產生影響。

豆棚閒話

●魏以進

快節奏中的「慢關懷」

忽然就發現，時代的腳步越來越快，高鐵飛馳、掃碼通行、智能服務遍布生活每一處角落。便捷高效的背後，卻有一群人常常手足無措——那些跟不上智能步伐的老年人。他們眼神不再清亮，手指不再靈活，面對複雜的屏幕與操作，滿心都是不安、茫然甚至恐懼。智能出行時代，不會用自助機、不懂掃碼購票的老年旅客不在少數，這不是他們的問題，而是時代前行中，需要我們用心補上的一課。

答案，早已在各地的火車站悄悄揭曉。走進候車大廳，沒有一味淘汰人工服務，而是讓傳統服務與智能服務並肩同行。顯眼的人工窗口依舊開放，耐心解答每一個疑問；愛心服務崗隨時等候，為老人引導、幫老人取票、送老人上車；放大的標識、清晰的指引、放慢的廣播、有的放矢的提醒，處處透着細心與體貼。這些看似普通的細節，藏着最動人的善意，讓匆忙的旅途，多了一份穩穩的安心，少了一絲隱隱的憂慮。

快節奏的智能時代，更需要為老年人保留一份「慢關懷」。科技的初衷是便利所有人，而不是把誰拋下。當我們享受着一鍵搞定的快捷時，不該忘記，曾為我們遮風擋雨的長輩們，也需要被溫柔以待，更需要被擁護着向前。他們不是不願學習，只是需要多一點時間、多一點耐心，多一點看得見、摸得着的幫助。畢竟，家家有老人，人人都會老。

這份「慢關懷」，不該只停留在車站。醫院裏，保留人工掛號窗口，讓老人不用對着機器發愁；商超中，不拒絕現金支付，讓老人購物時不再窘迫；社區裏，完善無障礙設施，清晰的標牌、貼心的幫扶，讓出行更安心；政務服務、通訊網點，多設綠色通道，多一份主動引導，少一些冰冷流程。從出行到就醫，從購物到辦事，每一個場景都多一點適老設計，每一次服務都多一點人情溫度，就能讓老人少一分慌張，多一分從容。這不是麻煩，而是切實體現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思想的長遠考慮，將心比心，以心換心，心心才會相印。

真正的文明，不是跑得有多快，而是跑得再快，也不忘拉上身後的人；真正的進步，不是追求極致的效率，而是在效率之外，守住人心的溫度。智能技術可以飛速迭代，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，永遠不能簡化。保留一份「慢」，不是倒退，而是最樸素的善良；提供一份「關懷」，不是負擔，而是社會最該有的模樣。

是的，我們的城市，我們的機構，在飛速奔跑的同時，始終留一盞燈、一條路、一份耐心給老年人，讓每一位老人，都能在智能時代裏，被溫柔以待，感受到科技帶來的便捷，更感受到生活藏在細節裏的關懷與溫暖。快時代裏，慢下來的關懷，最是動人。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阿桂姐賣布(3)



我個孀女阿寶有日同我講，數難蛋好費神，不如數布匹；於是佢就特登走去買咗好幾匹布返嚟，睇起佢後叫我數。係嗎，「阿桂姐賣布」，「一匹還一匹」咁數；除咗鍛煉一下腦筋，仲可以練下力，一舉兩得，我阿寶真係醒嘅啫！哈，阿媽你講個咁「阿桂姐」，係乜水嚟；我聽應該有個「典故」嘅！

就「阿桂姐賣布」這個課題，之前提過在「Google AI 概覽」中，輸出較多為「自行理解」以致偏離了詮釋的方向；讓我們也看看其中兩家 AI 在處理同一課題上的表現（隨後是評價）：

AI甲

舊時廣東江門（或有講佛山、廣州附近）有一個賣布嘅女老閩叫阿桂姐，係舖頭生意好旺，成日好多人嚟買布。因為人多手雜，佢好驚有人趁亂偷布或者搶錯匹，所以佢成日大聲叫住顧客：

「喂！一匹還一匹呀！一匹還一匹！」

即係提醒大家：趁咗邊匹布就要畀錢邊匹，唔好混亂、唔好撻錯、唔好少畀錢。

久而久之，街坊聽得多，就將呢個情景變成歌後語，用嚟形容「各歸各、唔好混賬」嘅情況。因為「匹」同「筆」音近，後來又衍生出「一筆還一筆」嘅講法，特別用嚟形容凡事要分開計、唔可以混水摸魚。

呢個故事係好廣東話歌後語集同粵語文化資料裏都有記載，雖然唔算最古老，但係典型嘅市井生活衍生出嚟嘅地道歌後語。

AI甲所述說的「典故」與「傳統搜尋」中的同出一轍，說明了AI基本上只是「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」；並未能對「現成資料」作出嚴謹的審核。

AI乙

阿桂姐並非真有其人，而係早年粵語歌後語入面常見嘅「虛構市井人物」，多數設定為精打細算、口才好、做小買賣嘅奶媽/小販形象。

實布要介紹呢匹布點好、顏色幾靚、又平又耐用，即係口水多、說話多、樣樣都講到天花亂墜。引伸一個人好口多、好說好辭、好識「講到你信」。

例子：佢解釋遲到嘅原因？簡直係阿桂姐

賣布咁多嘢講。總結一句：阿桂姐賣布——多花臣（多花樣）/靠把口

一般人雖然沒有能力去否定AI乙這個觀點，可是因為已給那個賣布的女人阿桂姐的「典故」洗腦多時而否定其說法。以事論事，AI乙的論據是站不住腳的：

AI乙一起手已沒理會阿桂姐賣布這個既有歌後語的結果一筆還一筆；其切入點是一個推銷員的銷售口才，然後，沿此特質生成其「獨排眾議」的歌後語。

另外，筆者在對AI乙的另一次查詢中，發現它沒如預期中交出相同的輸出，而是交出了那一般人認同的「典故」：

阿桂姐賣布——一筆還一筆

此情況已說明了現時AI表現的「不一致性」，教家用家無所適從。

由於已有「典故」廣泛流傳，各大AI的語料庫大多已將之收納其中。然而，大家在認同之餘，有否「想深一層」：

發生於清末民初廣州一間布行裏的一樁「小事」，竟可在當時「資訊不很流通」的環境下「傳揚開去」呢？

單單此點足以令人懷疑這個「典故」是有人根據一些背景資料而「創作」的！感覺上，這個歌後語中所涉狀況確帶點「忙亂」的意味，所以只要找出「阿桂姐」的真正身份即可「解密」。以下是筆者對「阿桂姐賣布」的詮釋所提出的「新觀點」——從未有人公開披露的「典故」：

在廣州街頭賣布的女人不少不是本地人。舊時交通不便，來自北方的不會很多，主要是廣東隔鄰的廣西。為何有這個現象出現呢？

廣州是中國最早對外開通的城市之一。對比廣東，廣西的生活水平較低，生產成本因而也較低。有廣西婦女看準兩地的物價差距，所以不辭勞苦地把一些物品運往廣東街頭售賣。

廣西簡稱「桂」，所以有廣州人叫廣西男性「阿桂」、女性「阿桂姐」。

話說某天，有個「阿桂姐」挑着布匹在最旺市的廣州街頭叫賣；一如所料，招徠了不少市民圍觀及搶購。一時間，你要一匹、他要一匹，場面混亂非常，且不排除有人趁亂偷布。「阿桂姐」不慌不忙地高聲說道：

一匹還一匹，大家唔使急

此語一出，場面即時受到控制。「匹」音諧「筆」，有人便說成以下一個頗具時代特色的歌後語：

阿桂姐賣布——一筆還一筆

在上述論據的撐持下，你會接受筆者這個有力的「新觀點」嗎？

歷史與空間

●周軒浩

廣東歌與傳統文學

廣東歌的影響力無遠弗屆，單是那首盪氣迴腸的《上海灘》已有粵語、英語、法語、泰語、高棉語、越南語幾個版本，旋律響遍半個地球，成為無數人的集體回憶。其實在芸芸繞樞三日的粵語歌當中，不少曲詞都跟中國傳統文學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中國經典文學作品首推四書五經。先說《詩經》，林子祥的《在水中央》（1980年）有一段歌詞為：「在水中央，有儷影一雙，仿似畫在湖上。」填詞者鄭國江曾表示這句歌詞的靈感是從《詩經·秦風·蒹葭》的「溯遊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」而來。

梅艷芳主唱的《似是故人來》（1991年）是港產片《雙星》的主題曲，歌詞中「執子之手，卻又分手，愛得有還無」乃出自《詩經·邶風·擊鼓》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。詞人林夕根據電影《雙星》內的情節（劉小慧飾的秀姑與陳德容飾的惠花天人永隔），把「偕老」改成「分手」。

1995年，羅文的《孔子曰》面世，由才高八斗的廣告人勞雙恩填詞，歌曲開首即唱出：「孔子曰非禮勿視，孔子曰非禮勿聽，孔子曰非禮勿言，孔子曰非禮勿動。」熟識《論語》的朋友都耳熟能詳，沒錯，它正來自《論語·顏淵》。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樂壇出現過「雙傑」，分別是許冠傑和關正傑，他們的金曲不但瘋魔了那些年的市民，而且也跟中國文學尤其是唐詩宋詞頗有淵源。

許冠傑其中一首名曲《父母恩》（1978年），歌詞提到「父母恩，勝萬金，春暉寸草心」，「勝萬金」源自大唐詩聖杜甫《春望》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，「春暉寸草心」就來自孟郊《遊子吟》的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」。歌神另一首代表作、電影《半斤八兩》的插曲《浪子心聲》（1976年），副歌歌詞是「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」。這14個字出自明朝成書的諺語集《增廣賢文》，意思淺白易明，即是命中注定、切勿強

求。許氏另一首金曲《天才白癡夢》有歌詞：「天造之材，皆有其用」，這明顯借用了詩仙李白《將進酒》的名句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。還有《莫等待》（1975年）裏的「別戀金縷衣，惜取少年時」，來自唐朝杜秋娘《金縷衣》的「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惜取少年時」；《莫等待》表達的意思與《金縷衣》的宗旨如出一轍——愛惜光陰、把握時機。此外，許冠的《杯酒當歌》（1978年）歌詞為「我時常清風兩袖，吊兒郎當最自由」，「清風兩袖」便來自清朝學者沈復著述的《浮生六記·坎坷記愁」。宋詞方面，許氏1975年的《獨上西樓》，無論是歌名還是首句歌詞「無言獨上西樓」，均出自大詞人李後主的《相見歡·無言獨上西樓》，他有份創作的歌詞，一方面鬼馬通俗兼口語化，能引起草根階層的共鳴，另一方面又蘊含典故，文縷縷一番，具有相當高的文學造詣，迎合了不少知識分子，可謂雅俗兼備。

1983年，關正傑推出抒情歌曲《漁舟唱晚》，歌名源自初唐四傑之一王勃那篇膾炙人口的駢文——《滕王閣序》裏的「漁舟唱晚，響窮彭蠡之濱」。《漁舟唱晚》歌詞則出自「詞壇聖手」盧國沾。

陳慧嫻那首令人百聽不厭的《人生何處不相逢》（1988年），歌名出處是北宋宰相晏殊的七言絕詩《金柵園》：「臨川樓上柵園中，十五年前此會同。一曲清歌滿樽酒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」

1990年，由蔣志光和韋綺嫻合唱的《相逢何必曾相識》一度席捲樂壇，歌詞提及的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，出自白居易長篇敘事詩《琵琶行》：「我聞琵琶已嘆息，又聞此語重唧唧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」

原來，當諸位如癡如醉、朗朗上口地哼唱着一系列廣東歌時，已變相翻閱了傳統文學。詞人們能把文學作品精粹融入流行曲中，傳統與現代相結合，妙哉妙哉！

詩詞偶拾

春潮（外一首）

海風輕吹，浪花頻頻
濤聲依舊，拍打著石磯
遠處青山，傲立
看千帆過盡
輪船汽笛聲，催入歸
而我坐在海岸堤上
任初春的陽光
將影子慢慢拉長
它照著我的臉
也照著
來時的小徑

汽笛遠了
清聲近了
只有那陽光
始終溫柔地
停在肩頭

無非是糯米糰子
在瓷碗裏翻身時
驚醒了所有沉睡的糖
心
無非是光
從綉帛的紋路滲出
酒濕石階上的重影

這樣慢慢地亮著
持續且安寧
像你離去前
放在灶台的一盞油燈
輕輕猜破的姓名

元宵花燈
掛在黃昏肩上的花燈
隨著人流湧動
裝飾著大街小巷
閃爍著光彩
溫暖著人們的心

許我把竹骨輕輕
許我把相遇的路徑
許我把流蘇飄動
當作未寄出的叮嚀

張武昌